

# 訪黃奕彥老師

## 談藏語學習點滴

編輯室 / 採訪·整理

---

問：請問老師學習藏語的因緣為何？

答：我最初的藏文啟蒙師是蕭金松所長。大學時就讀於政大哲學系，四年級時看到社會系開設藏文課程，抱著嘗試的心態選修這門課程。當時並不是特別對藏傳佛教有興趣，只是聽說藏傳佛教中保留了豐富的經論疏釋，沒想到一念之間，一路走了十七個年頭。

隔年大學畢業，考上政大邊政研究所（後改名為民族所），當時邊政所分為五組，以研究大陸邊疆民族為主。我當然依自己的相關方向，選擇了西藏組，也就繼續跟蕭老師及幾位所裏的師長學習西藏的語文、佛學、歷史、政治等相關課程。之所以踏入藏傳佛教的領域，關鍵點是在研究所第二年，當時教授藏語會話課程的蒙藏委員會覺安慈仁委員，介紹我到剛成立不久的宗喀巴佛學會做秘書，從那以後才開始與藏籍的師長、喇嘛結下不解之緣。

雖然上過藏語會話，因為缺乏對話經驗，在佛學會的最初三個月內噤口難言，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：「我現在要回家去了」。有一次要翻譯一篇頌文，向卻傑格西請教，他耐心為我解釋，不知不覺間突然聽懂藏語，從此才脫離無法溝通的窘境。宗喀巴佛學會最早來的五位法師，年長的三位都是 1959 年從西藏離開，年紀輕的兩位則是在印度出生，都沒有機會學習漢語，雙方能溝通的共同語言就是藏語，所以等於是在一個「小西藏」的環境中逐漸培養藏語聽講的能力。等到有了起碼的表達能力，即使遇到會講漢語的喇嘛也仍然用藏語對談。佛學會每週均有佛學講座，由堪布昂旺念札仁波切講《掌中解脫》，翻譯者原為覺安委員，後來因委員事務繁忙，口譯任務轉交給我。我戰戰兢兢地接下這份工作，沒想到卻成了日後的主要工作。

剛開始任口譯口作時，我會先在講

座前勤查生字，將講課內容從藏文草譯成中文稿；仁波切講課時也習慣先念一段原文，再作講解。所以我可以根據草稿，再臨場補入仁波切的解釋，勉強應付下來。現在回頭想想，如果一開始遇到的不是堪布仁波切，而是其他會廣泛引申解釋的師長，可能就無法勝任了。與西藏法師之間相處得很愉快，雖然種族不同，相同的宗教背景及思想觀念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。幾年下來，堪布仁波切講釋了幾部原典，如宗喀巴大師所造《菩薩地戒品釋—菩提正道》、《極樂發願文自釋—啓勝道門》、克主傑大師的《三種律儀建立》、帕崩喀仁波切《三主要道講釋》、《加行六法講釋》等。

後來陸陸續續為幾位師長長期翻譯，如色拉寺邦拉康村的堪蘇羅桑安珠仁波切、永嘉仁波切、卻傑格西，甘丹寺鐸康康村的格西羅桑錦巴、甘丹寺洛巴康村的格西欽堯達傑。其中格西欽堯達傑，在台這幾年的時間，講解了多部大論，如宗喀巴《廣論》止觀、《入中論善顯密義疏》、《般若心經》、賈曹傑《六十正理釋》、《入菩薩行論》智慧品釋、克主傑《密續總建立》、僧成《量理莊嚴論》、大班智達福稱《顯明佛母義燈》，部份講釋尚未完成，而格西已在今年返鄉時如其所願地圓寂於西藏。最近則為在中華佛研所客座的堪蘇哀卻慈仁仁波切翻譯《廣論》止觀及宗義講座。基本，我與格魯派的來往比較密切。

---

問：老師在學習藏語文聽、說、讀、寫的過程中，最大的困難是什麼？如何克服？

答：語言的學習，從易而難依序而言應當是讀、聽、說、寫。初學者需要有較多的時間思考揣摩，最先能夠著力的是文本，因此最簡單的是「讀」；「聽」與「講」要能迅速反應，所以稍難，其中聽懂意義較易，表達意義較難，所以

「講」難於「聽」；寫則要綜合多種能力，如累積足夠的詞彙、熟悉文法及藏文書面語的表達方式，乃至於正確的拼字，所以最難。

一、就閱讀而言：閱讀要從拼字始，累積字彙，並了解藏文文法。

累積詞彙比較便捷的方法就是掌握正確的發音，從發音記憶字詞總比從字形快得多。但從發音記字也有危險：藏文也有大量同音字，因拼法不同，意義也有別，有些字只在前加、上加的些許差別，這是特別要注意之處，熟悉以後自然能夠辨認。

累積詞彙的另一個方法是了解藏文的構詞法，除了單一音節的字之外，其他詞彙絕大多數都是源自於特定的構詞法。構詞法不外乎詞根添加詞綴（有些詞綴帶有特定含義，有些則無）、能所構詞、詞根組合、動詞轉化為特定意義名詞，以及簡化法。其中簡化法也可用來解釋詞根組合及能所構詞。詞根背得愈多，並熟悉這幾種構詞法，就能舉一反三，組織化地記憶詞彙。

了解構詞法的重要性，不僅在於更容易記憶生詞，還可從其構成的詞根掌握其在藏文中的意義範疇。單從詞典上找尋其漢文的對譯詞，可能只會從漢文詞彙的既成意義理解。例如聖人一詞，藏文 'Phags Pa，漢文的對譯為「聖者」，該詞的詞根 'Phags，又可作動詞的「超越」解，乃超越凡夫地之義。從對譯詞「聖者」字面即無從領略此一意含。所以，只查詞典找出漢文對譯還不夠，應觀察藏文解釋、例句及構詞方式，佛學研究者最好還能花功夫對讀藏文原典及權威譯文，以便掌握更為精確的對譯。

從文法來談，傳統藏文文法書，大多從虛詞與動詞出發，將虛詞區分為 rNam dBye 及 Tshig Phrad 兩類，各別討論每一種虛詞的用法，及動詞的種種性質。而今應可從從句子如何構成的角度出發，再討論相關虛詞。就構句而言，首重動詞與「格」的關聯，而「格」則以詞或詞組、甚至「句的名化」為單位，格助詞的作用就是突顯該詞彙或詞組所扮演的「格」的角色。所以在學習順序上，不妨從詞組的構成開始，再討

論簡單句的構成，說明格與動詞的關聯及格助詞的意義。之後再分兩路，討論簡單句如何藉由連接詞連綴成複句，以及「句子名化」的種種應用。藏文的長句甚多，其複雜性常是來自於句子名化的用法。如果學習者能從形式結構上思惟，解藏文之長句會簡單許多。近來我教學時開始要求學習者留心動詞，以動詞為線索，將長句分為短句，再從短句區分出與動詞相關的格（屬格除外，屬格是構成詞組的要素而非構句要素）。先解出格的意義，再以格助詞為線索，判斷與動詞的關連，以解出單句的意義。我發現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使學習者大幅提高理解的準確度；否則初學者往往以詞為單位直接連綴成句，也許湊巧能連成通順的句子，卻與原意大相逕庭。

學西藏語文要帶著「文法之眼」，因為文法是通則，是語言現象的肌裏；面對繁複的語言現象時，是化繁為簡、以簡御繁的工具。既然一項文法規則可以應用到許多語句，反過來說，從一句話所見到的文法，應當就是某一項具普遍性的文法規則的應用。主動研究、思惟藏文文法，會比單純被動閱讀文法書更為有趣，不時還會有新的發現。

藏文雖有「八大格」等，採取梵文文法的架構，但許多層面卻與漢文相通，如許多虛詞的用法其實更接近漢文，所以對以漢文為母語的學習者而言，要深入理解藏文，其實不如想像中困難。

二、就聽力而言：培養聽力必須多聽，有些人特別前往西藏、印度，長期與藏僧相處。但如果沒有長期出國的機會，待在台灣一樣可以訓練聽力。目前尚缺乏專門訓練聽力的教學環境，學習者自己要刻意做一些安排，例如學會基礎發音，充實基本語彙。聽藏傳法師講課時，如果准許現場錄音，儘量清楚錄下法師的聲音，事後多聽幾回；或錄製成電腦檔案，運用錄音程式，一段段切割，反覆聽聞。

要讀懂藏文須了解藏文文法，想深入藏語，也須了解藏語語法。初學者若不參考前人的藏語語法研究成果，很難領會某些微細的語意表達。

三、就口語表達而言：有機會就要

開口表達，一句兩句也好。心中要有一幅句子組成的格式藍圖，像是主格、受格、動詞結構、表示地方或時間的片語或子句等，依著順序將句子的組合片段，一一表達出來，以每個片段作為思考或語氣的停頓點。

要注意某些單字的意義、使用的場合，不一定和字典上的中譯文完全符合，這只能藉由「試誤」累積經驗。有時不妨錄下自己在對話過程中的表達，會發現自己並不如想像中表達的好。

由於藏語也講究音調，不同音調是辨義的因素之一，從初學就應著重音調的準確性。

**四、就書面表達的「寫」而言：**這是最為困難的一部份，書面語與口語的表達有不小的差異。基本方法還是從文法着手，閱讀、寫作、藏譯漢與漢譯藏，都脫離不了文法的解析。從閱讀中熟悉文法，掌握藏文構句格式：如何連綴字詞成詞組，連綴格與動詞成句，再連綴句與句成複句；熟記慣用的詞組片語；多背誦範文以培養語感；常琢磨練習，甚至請擅長藏文文章的藏籍學者批改。

如果重在吸收，可先訓練聽、讀能力。「語」、「文」能力實互為助力，因為文字是沉默的語言，有口語能力者更會從藏語文的表達方式去思考文章的意義，在意義的判讀上會更準確。

以上只是陳述我作為一個學習者目前所採用的方法，並非從已學成的專家立場說明。

---

**問：即席口譯藏語是否需要語言天份，或具備什麼特殊的條件？**

---

**答：**我不認為自己的語言天份很好，到目前為止，也不過對西藏語文稍有涉獵。之所以擔任西藏法師講經時的口譯，完全是因緣時運。最初一週只翻譯一兩次，到現在每週平均翻譯六、七個席次，經常的練習下，自然能掌握一些技巧。

如果有意願從事這份工作，需要一些基礎訓練，刻意培養藏語口譯所需的技能。**一是聽力：**首要之務，當然是必須聽得懂法師講法內容。西藏幅員廣大，各地藏語均有地方特色，增加了聽講的複雜度。幸好各教派均有大經院，

容納各地學僧，經過幾年的陶鑄，漸漸還是能磨練出統一的口音及用語。

**二是教義基礎：**漢文中已有大量的佛學詞彙，翻譯時可省去再造新詞的功夫。佛法的基本義理都是相通的，雖然詮釋角度有時會有差異，仍可從漢文資料建立基礎概念（最好先從隋唐時期的譯本著手），待深入時，更可運用雙方面的資料，收相互發明之功。

**三是筆記能力：**做語譯一定要作筆記，除非自己記憶力超乎尋常的好。尤其一個主題意義，不是幾句話就能表達盡興，法師講了五分鐘、十分鐘，不做筆記究竟還能記得多少？其中如果還有某些引申，子題太多，會干擾記憶，翻譯者轉譯時還得構思適當的用詞用語，都會減低翻譯品質（此處所說的翻譯品質不是指聽眾聽得懂的程度，是指與演講者的表達相符的程度）。

其次應要求自己盡可能鉅細靡遺地筆錄。翻譯不一定做得到字字句句皆譯，（也不須做到，翻譯仍有在不傷及義理表達之下潤飾的功夫），但懸一個高標準，也可不斷發現缺失，尋找方法一一改進。聽了一段講說之後，有時會短暫喪失注意力，有些關鍵詞句或觀念在整段話中占有關鍵地位，未留心會譯錯意思，所以需要保留適當體力及培養長期專注力。有時會覺得法師所講大致相同，不自覺會略過，但是有時即使法師只是換一種句式表達，可能都有重覆強調或幫助理解的效果，所以筆記要刻意力求完整。

往往講者講得快，譯者筆記的速度跟不上，因此譯者要訓練筆記能力。倒不一定要學習正式的速記，而是自己運用一些技巧，如發明一些符號，或運用減省的字詞，來代替某些長串專有名詞或句子。例如我會以「十子」代替「十方諸佛佛子」，以圓圈表示「輪迴」，再附加向上的箭頭表示「從輪迴出離」或「從輪迴解脫」。以向下的箭頭及三槓表示「下墮三惡道—地獄、餓鬼、畜牲」。或以類似文言文的方式表達，如記上「王子，不王，誰王」，意思是「身為王子，不登王位，又由誰來登王位？」。如果遇到連續兩個句子句式相同，只有少數關鍵詞不同，第一個句子簡單記下後，就在該句之下註記另一句

字詞不同處。有些較難表達的哲學用語，雖用簡省的符號，譯時還需要花點腦力回想，如格魯派講唯識師所定義的實有執著：「以為色名之為色之聲詞所詮之事自相成立之執著」(gZugs gZugs Zhes Pa'i sGra 'jug Pa'i 'jug gZhi Rang Gi mTsan Nyid Kyis Grub Par 'Dzin Pa'i 'Dzin Pa，若直就原文翻，更為拗口)，講者可一語帶過，譯者若對這類嚴格定義下的語句不特別用心處理，原始表達與翻譯結果還是會有令人遺憾的差距。有時譯者不得已得讓它「遺憾」，但若能譯出，也是大功一件（至於聽者聽懂與否，只得請他自求多福）。以上那句話，我會在記成「色/色詞·自相執」，然後祈禱翻譯順利。字句減省法有時還不夠用，還要兼顧一段話的論理方式、各段主題，所以要用符號標示出句與句的關聯，如因果、證明、假設。在一旁能註記主題，有助於回想內容。有時我可以一邊筆記，一邊迅速復習這一段內容，加深記憶，使口譯時減少遺忘，提高「符合度」。這些能力在短短時間內都要發揮，確實不容易，臨場時的精神、體力都會影響表現。情況佳時短期記憶力好，思慮敏捷度高，少記幾筆也能回想內容細節；情況差時就更得仰賴筆記，但此時反應既然慢了，又如何做好詳盡的筆記？

筆記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口譯者回想剛才所聽到的內容，而不是就記下的字作臨場發揮，因為字太簡省，可能誤為其他意義。而且講釋的細微處，也不是少幾個字就記得下，口譯其實是一邊聽講，緊扣字句、窮追義理，一邊記下可供事後回憶的關鍵字或符號，以便事後目睹，能夠回想起來。至於適切的遣詞用語，有時是記筆記時已想到，有時則等到翻譯時才靈感驟發。也有時等到事後才想到應該如何表達才是，只好留待下次再做改進。作為譯者，就是在實戰經驗中，不斷發現缺失，再發展新技巧以解決問題，以經驗的累積加上事前準備，求得更好的表現。每次翻譯都是一場挑場，自覺翻得不好時，不免懊惱；若覺得譯得還不錯，則一掃疲憊，譯事結束之後反而神清氣爽。

雖然國內並無正式漢藏語口譯的訓練中心，但有心者不妨先從聽中文演

講做筆記開始，自我訓練快速筆記及事後根據筆記複講的能力。

**四是事前準備：**若已有文本應事先研究，初學者最好先譯成草稿。相關的專有名詞及觀念力求熟悉。如果等到臨場再求吸收了解，往往延誤筆記速度與品質，而筆記速度及品質與隨後的翻譯品質息息相關。

**五是持恆與耐煩：**這是深入一切學問與技藝之通則，口譯也須長期的經驗。如果研究佛法出自興趣，且在深入藏文典籍時真有收穫、法喜充滿，又察覺所知還太淺薄，自然會驅策自己繼續走下去。

---

**問：老師學習藏語除了轉譯藏語、傳達佛法使人了解外，在自利方面，老師從學習藏語中，最大的收穫是什麼？**

---

**答：**最大的收穫，就是曾親近許多具德上師，親聞句句悲心深切的教誨，親眼目睹其修養風範。如果不是從事口譯工作，是沒有機會追隨這麼多上師，研讀重要大論；不靠師長講解，僅憑自力摸索，恐怕費時費力，也難以如實理解。大論義理甚深，我也只能盡量作到文字表面的轉譯，即使如此，也獲益良多。所以時日愈久，愈能體會「道之根本在於依師」的道理。

依止善知識，所學到的不只是言教，還有身教。親自聽聞教誨，總是比閱讀書本要來得印象深刻，加上平日對上師言行舉止的所聞所見，會在腦海中留下不可抹滅的影像。如堪蘇羅桑安珠仁波切，來台駐錫的幾年有幸為他翻譯，後來仁波切因病圓寂，我與幾位師兄護送上師遺骨塑成的小佛像，回到印度寺院裝藏入塔。頭一天晚上，仁波切的眾多學生在廣場集會，觀看仁波切在圓寂前一天所錄下的最後遺言，許多學僧都紛紛拭淚。早已聽說仁波切過去在色拉寺時，幾幾乎每日教學，從早到晚，一班接著一班，無有間斷；即使到了晚上也不休息，常親自前往辯經場，了解學僧學習的情況，然後才回寮房，作自己的功課。有一位朋友，也是羅桑安珠仁波切生前在台的學生，出家後到色拉寺學習，他曾告訴我：「有一天作夢夢見了堪蘇仁波切，振奮喜悅難以言表，趕緊央求仁波切教他五部大論，仁

波切也同意了，醒來後卻意識到仁波切已圓寂，這個希望不可能實現，不禁放聲痛哭。」聽他這麼講，不禁也心有戚戚焉，很惋惜仁波切在台灣的這段時間沒有機緣跟著他學習大論。有時教學與語譯工作繁重，身心感到疲憊，想到堪蘇仁波切生前的作為，常頓覺自己不再這麼疲倦；這應當就是上師身教的影響力。

在為上師口譯的過程中，事前準備、正式聽講、隨手筆記、轉譯表達、事後復習，其間反覆思惟再三，可以說是在師長親自指導下研讀大論，理解諸大論師的思想奧秘。所以我常覺得，講經的現場收穫最大的往往就是翻譯者。

---

**問：目前藏傳佛教在台灣相當普及，故對藏傳佛教有興趣而想學習藏語的人很多，老師針對此一現象有何看法？**

答：這是好現象，在藏傳佛教在台傳播的歷程中，如果學藏文的不多，即使會有一波波流行，終究是一陣風潮，吹過後不留痕跡。

不從藏文教學、重要經論等教育著手，藏傳佛教弘法的深度終究有限，多幾個人參加法會、灌頂，只是表面熱鬧。現在學習藏傳佛教論典的人愈來愈多，藏文課程也更多豐富，所以藏傳佛教在台的發展應可更偏向於教理的深入及經論的譯介。

佛陀教化眾生的方式，有句話講得最貼切：「諸佛非以水洗罪，非以手除眾生苦，非移自證於餘者，示法性諦令解脫。」佛陀大悲已達究竟，普遍悲憫一切眾生，無親疏之別，如果藉由放光就能令眾生得解脫，何以不多放幾道光照耀眾生。除非眾生自己努力，佛也無力令眾生解脫。佛度眾生最好的方法，就是開示解脫之道，令眾生如理修行。因此就佛身語意三者而言，尤以佛語最能利益眾生。如果希求解脫，首先應正確理解佛陀的教誨，而佛語至今仍有文字保留，由諸善知識一代代傳承維繫。所以學習佛法首要之務就在解佛語之義：依止善知識、尋訪師長的目的在於正確解義；閱讀經典，研究梵、藏、巴利、漢文典籍的目的在於正確解義；相互論議、立宗答辯的目的在於正確解義；做不同版本間的校勘比對目的也在

於正確解義。所有佛學研究方法，都應環繞在這個目的上，有些是主要方法，有些屬於支分，如實解義之後方能依理起修。尤其在「見」的層次，要通達「無我」須更深的思惟抉擇。想了解藏傳佛教中所傳承的佛陀教法，不從語文著手，研究其重要藏文論典，如何能深入解義？即使已有這麼多藏文經典的漢譯本，一遇到難解之處，還是得追溯藏文原典。不是灌灌頂、持持咒、學學藏人的風俗、搖搖法器、有點相似的覺受，就能掌握藏傳佛教的精髓。

學習西藏語文還有個好處：好的師長難尋，當你遇到一位具德的藏籍上師，與他卻有嚴重的語言隔閡，雖然仍可有良好的師生關係，但你如何從他口中聽到更多、更完整的教誨？

有心者想學習藏傳佛教，即使無法閱讀原文，仍須多讀原典，尤其應選擇較大部頭、居源流領導地位的原典，如學習「道次第」應讀《廣論》，其他格魯派各家對「道次第」的詮釋，多在其中。熟讀大部頭權威性原典，掌握一派思想主流較有效率的方法。想學就不能畏難，不登高峰無以覽勝。

---

**問：您對於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看法如何？對藏傳佛教交流的看法如何？**

答：藏傳佛教在台灣的發展，較之早期以法會、灌頂為主，現在有更多的人研究藏傳佛教的論典，前者是普及化的傳播，後者則有深耕植基的可能。藏傳佛教有優良傳統，也有自己的傳統包袱，某些制度作法只是因應藏地的需求衍生的產物。引入藏傳佛教，實應以其代表性祖師之思想、教授為核心。

目前漢藏佛教的交流似乎只有由藏至漢的單向傳播，這不涉及公不公平的問題。漢傳佛教若以容納百川的胸懷，吸收藏傳、南傳之殊勝處，以漢文人口之眾多，對於佛法的延續當有最大的貢獻。

從藏傳佛教中可採取者，僅就以下二例來談：

### 一、論的傳統：

漢傳佛教重「經」，藏傳佛教重「論」，對論典的解釋注疏，藏傳佛教中著力甚深，格魯派三大寺的教學內容，五部大論都是「論典」。論的源頭

固然是經，但不因此減少論的重要性。佛說法是為了度化眾生，常為引攝當時聞法眾生，隨順其根器而說法，以作為導引至更深見地之階梯。以後的論師則重視「佛的根本意趣」，對經典作體系化的整理詮釋，所以有四部諸宗義師的百家爭鳴。

成立某說為佛陀思想有兩種方式：教證及理證。不能單單以「教」為根據，因為佛為引導有情有種種方便說，尚須重「理」。以「如來藏」的觀念為例，中觀師即曾評論這是佛為引導「常我」之見甚深的外道有情及怖畏無我之義者所作的不了義說。在此試以理論證：「如來藏」是指有情心中已具足如來智慧？或指有情皆具成佛之潛能？若是後者，不必安立「如來藏」亦可成立有情皆可成佛，如我心中能作思擇之慧為證得空性智慧之潛能，我心中對受苦有情的同情心為生起大悲之潛能，龍樹菩薩已論證因諸法性空，眾生乃能成佛，所謂「若誰可有空，於彼一切成」，何須安立如來藏作為眾生可能成佛之基礎。若是前者，有情心中若已具足如來智慧，則如佛無任何煩惱障、所知障，現證一切法，有情眾生亦應如是；或如有情眾生仍受煩惱蒙蔽，佛亦應如是。不能說「有情眾生具足如來藏，只是受煩惱、所知二障所覆蓋，如同寶珠被污泥纏裹」，因為佛的智慧正是諸障的正對治，如同火與紙，紙不能包火一般。能被二障覆蓋，正顯示有情眾生不具足如來智慧。另有其他妨難：有情若具足如來智慧，修道應成無益，或無需累積三大阿僧祇劫資糧。主張有「如來藏」者應作何答？不能只引述教典證明，因為佛有不了義說。若說佛所說皆了義，則中觀師依《無盡慧經》及唯識師依《解深密經》對佛說判了義不了義應不合理，或大小乘經典中法為實有及非實有等相違之說皆應了義。不同意「如來藏」之說，就如中觀師不許唯識師阿賴耶識之說，並非指佛經中凡說阿賴耶識皆非佛說，而是指阿賴耶識為不了義說，業果建立不待阿賴耶識即可成立。

贊成如來藏說者，不妨也以理論證無如來藏不能成佛。「理」上的探討，才開啓了各宗義師間的精彩論辯，閱讀

各宗義之說，有助於磨利思惟，抉擇空性道理。

既然佛皆隨有情根器說種種法，那麼諸有情就該法好好修就能的解脫，各修各的，何必爭論？問題就在於見地究不究竟，不究竟的下層見可以是佛說，但只是作為理解上層見的階梯。若見不究竟，不能克服「我執」，再如何精進修行也無益於解脫，所以才有論師與論師間的爭議。唯識師說中觀師的自性空之見為斷滅見故，不得解脫；中觀師認為唯識師外境空之見仍不離實有執著故，不得解脫，所以非得據理力爭不可。如果學者的興趣只是在了解各派之說，只要指出各派思想的差異即可，過去的論師們則是抱持著很深的求解脫心，才要窮究佛真正思想意旨，以求生起真能克服輪迴根本—我執—的無我智慧。

「論」是以前的諸大論師盡其畢生之力抉擇的成果，各種相關問題討論得十方深入，若將之棄而不學，如同閉門造車。直接詮釋經典時，解得太粗，亦犯過去諸大論師已批判過的錯謬，樣樣從頭開始，豈非白花力氣。

至今尚有許多重要論典尚未完整介紹到漢地，而保留於藏譯的丹珠爾。如五大論中詮釋般若經思想的《現觀莊嚴論》、探討因明的《釋量論》、抉擇中觀應成見的《入中論》。藏地有許多知名大學者亦曾就諸論細微處多所發揮，值得參考。

## 二、經論文句的訓釋：

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同屬大乘體系，許多典籍均有漢藏譯本。梵本已多已遺佚，藏譯本相對而言，譯名較為統一，不容易發生譯名同異所導致的概念混淆。例如「經論」與「經律論」，一般「經」、「論」對稱時，經為佛說，論為佛以外的諸大論師、祖師大德所造；「經」、「律」、「論」合稱時，是指三藏，其中所詮為增上戒學者是律，所詮為增上定學者是經，所詮為增上慧學者是論。但此時若問：「論」若為祖師大德所著，內容皆屬「增上慧學」嗎？或問佛所說法無「增上慧學」嗎？就不易回答了。這就是詞彙不同而譯名相同所造成的問題。藏文中各有不同譯名，「經論」的經為 mDo，論為 bsTan bCos；三

藏各名爲 mDo sDe(經)、'Dul Ba(律)、mNgon Pa(論)，譯名不同，也就減少異名同譯的困擾。

再則，藏文以虛詞爲構句手段，形式特徵顯著，所以歧義的可能性較少。所謂「訓詁明則義理明」，藏譯本的對讀，有時可澄清某些因譯名、斷句或語句的歧義所產生的誤解。

---

**問：您的作品很多，可否擇些重要者略**

---

---

**作介紹？**

---

答：如果口譯成果也算是廣義的「作品」，我的作品是不少。如果只計算文字成果，則作品有限，主要是密法儀軌，其中少部份是在舊譯的基礎上修改增譯而成。藏文典籍是一大寶庫，自己也很希望能譯出幾部重要原典。因爲比起口頭現場口譯，文字的保存性及影響力更爲長遠。

